

◆安庆地理

城隍咀, 鳖湖咀

刘鹏程

宿松县下仓镇北临泊湖, 湖边有一个半岛, 民间向来称作城隍咀, 也就是现在的下仓镇马山村。城隍咀头上还有一个庙, 叫城隍庙。

但是, 历史上, 一般情况下只有城里有城隍庙。关于城隍庙的来历, 是源于古代每一座城市一般都有一个城隍老爷的传说。而下仓镇临泊湖边又没有城市, 怎么会称作城隍咀呢?

这又源于一个名叫泊州鳖县的民间神话传说。这个泊州鳖县的传说, 一直流传在泊湖岸边的村庄。

很久很久以前, 泊湖原是一块陆地, 土地肥沃, 百姓安居乐业。远处有一座州城, 近处有一座县城, 非常繁华。州叫泊州, 县叫鳖县。相传, 鳖县县城就坐落在城隍咀的不远处, 三面环山。县衙森严, 门前有一对神狮子镇守, 神狮子一双大眼睛似铜铃一般, 嘴里都含着一颗圆圆的神球, 一副威武的样子, 保佑着鳖县这方富饶的土地。这里水陆交通极为便利, 上通湖广, 下接苏杭, 平日商来贾往, 车水马龙。泊州鳖县下面有一条大神鱼, 名叫鳖鱼, 是鳖鱼扛着泊州鳖县的大片土地, 使这里的百姓安居乐业。

直到有一天, 鳖鱼累了, 换一下肩的时候, 不小心没接住, 突然一阵“轰隆隆”天崩地裂, 顿时天上电闪雷鸣, 暴风暴雨。从此这一带就陷下去了, 方圆百十里瞬间成了一片汪洋泽国, 成为现在的泊湖。民间老人们说, 那是鳖鱼换肩。

这次鳖鱼换肩以后, 泊州鳖县的大片土地就陷到了湖底, 只有县衙和城隍庙没有沉下去。县衙和城隍庙是两块活地脉, 县衙门前的那一对神狮子发挥了威力, 保护了县衙, 城隍老爷也保护了城隍庙不沉。所以, 城隍庙一带留下了一个半岛与陆地相连, 也就是城隍咀, 现在的下仓镇马山村。县衙那里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鳖, 成为一座形状似鳖的小岛, 也就是城隍咀不远处的鳖岛。鳖岛的形状像极了一只巨大的鳖, 有一个圆圆的身子, 一个长长的鳖头, 头朝鳖湖咀岸边陆地, 就像一只巨大的鳖, 朝着鳖湖咀岸边游去。鳖湖咀就是城隍咀对岸不远处相望的一座半岛, 属于现在的许岭镇白云村。鳖岛在夏天涨水的季节是一座孤岛, 在冬天退水的季节就与鳖湖咀连在一起, 成为鳖湖咀的一部分。这个鳖就是在当年鳖鱼换肩的时候, 从夏天一直向岸边游, 游到冬天就上岸了, 因而没有沉下去。

听老一辈的渔民说, 在鳖岛附近的湖水里, 能挖到很多黑色的砖块和石块, 说是当年鳖县县城倒塌时留下的。还说曾经有人行船至泊湖中, 透过清澈的湖水, 还能隐隐约约看到城隍庙和鳖湖咀这两个地名, 就像泊州鳖县的传说一样古老。



乡村 张亮亮 摄

◆儿女情长

冯家大竹园

冯曙光

冯家大竹园是我的家乡, 一个令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冯家大竹园, 单是这地名, 便蕴含着诗意与静谧。如今, 在地图上标注的是潜山市梅城镇蛟河村竹园组。此间村民大多姓冯, 邻里之间亲如一家。

家乡的竹子繁多, 竹林是我童年时期天然的游乐天地。微风轻拂, 竹叶沙沙作响; 夕阳西沉, 炊烟袅袅升起, 整个村庄笼罩在一片祥和之中。

春季, 我和爷爷、奶奶在竹林里探寻美味, 鲜嫩的竹笋搭配腊肉, 滋味至今仍在心头萦绕; 夏季, 竹林是我和小伙伴的纳凉胜地; 秋季, 竹林依然青葱, 我们在其中掏鸟窝、爬竹子、翻跟头; 冬季, 下雪之后的竹林成了滑雪场, 我们在其中追逐嬉闹。后来, 竹园慢慢消失, 而我也逐渐长大, 离乡前往外地求学、工作。

家乡土壤肥沃, 四季分明, 很适合农作物生长。先祖们于三百多年前迁徙至此, 凭借勤劳的双手, 在这片土地上世代耕耘。2023年五一假期, 我携孩子自江苏镇江归乡, 一同运用无人机航拍, 从空中俯瞰, 小乡村美如画卷。当我们家乡的美景分享至家族群时, 瞬间引发了叔伯们的热烈反响。冯家大竹园三面环水, 一位叔叔形象地将其比喻像一条在水中自由游弋的大鲤鱼, 众人皆为家乡这独特的形貌而深感自豪。

家乡还葆有着淳朴的乡风。家族中的琐事各家自行处置, 大事则众人共同协商。这种团结协作的意识根植人心。围绕村子的河流, 为乡亲带来充沛的水源, 却也阻碍村民出行。修路建桥乃是众人的要事, 族人们慷慨解囊、倾尽全力, 毫无怨言地投入到家乡的建设之中。三十多年前, 我父亲率先, 靠肩挑手抬, 将沿河的堤岸修成了机耕道; 六年前, 众人合力将机耕道硬化并铺设了水泥路; 去年, 叔伯们响应建设美丽新农村的号召, 拆除了破旧的危房和厕所, 河堤用石块堆砌, 河面上新建桥梁, 道路拓宽后装上坚固的护栏, 又添置了太阳能路灯, 家乡的夜晚更加宜人、迷人。

家乡人也极为重视孩子的教育, 不遗余力地支持孩子们的学习与成长。在周边的农村地区中, 我的家乡考上大学的孩子所占比例远超其他乡村。我爷爷、我父亲到我, 都是族中同辈分的老大, 所以家族的族谱由我家留存。十几本装订各异、手写与印刷版本不同的族谱, 详实记录着家族的发展变迁。每年小年夜, 父亲总会郑重地开启谱箱, 祭奠先祖, 告知家乡这一年来的发展变化。

虽在千里之外的镇江安家, 但冯家大竹园永远是我心灵的归宿。无论时空如何变幻, 家乡始终是我生命中最温暖的港湾, 一草一木、一砖一瓦, 深藏于我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永不褪色。

◆江湖脸谱

修鞋记

周六三

傍晚时分, 走进了大南门这家修鞋铺。

铺子面积不大, 约七八个平方米, 不见人, 只见地上堆积的各种鞋和一些维修材料。

“修鞋吗?”

循声望过去, 布帘掀起一角, 探出一张脸。我回答“是的”。缓缓地, 布帘掀得更大, 露出整个人来, 坐着的。

“我在洗衣服,” 他说。

我把手提袋拎到他眼前, 说鞋脱胶了。他指指那堆待修的鞋说: “放那儿吧。”又补充道: “补胶需要时间压合, 我回头把胶补上, 压一晚, 你明天过来取。”

我问补胶要多少钱, 他说25元, 我不解地问: “补一下胶要25元?” 他说要先把整个鞋面撕下来, 粘上胶水, 然后用鞋栓撑着, 定型压一晚。

想想是挺复杂的, 况且还是修两只鞋。“那好, 我把鞋放这儿, 明天过来取。”

我放下手提袋, 走出修鞋铺, 心中涌起疑惑——虽然鞋匠在忙着洗衣服, 但与我说话时是一直坐着的, 没有挪动身体, 更没有站起身来。

第二天傍晚, 我刚到修鞋铺门口, 就看见一张广告牌(昨天疏忽没注意), 上写“周鞋匠”几个字。呵呵, 宗家! 心里亲切起来。

“来啦!” 鞋匠一边招呼一边递过手提袋。我顺手搬过一张小椅子, 坐下来, 翻出手提袋里的运动鞋查看。

鞋底与鞋面脱胶处已经粘合了, 没有一点胶水溢出来的痕迹, 用手捏了捏, 很牢靠。

我一边微信付账, 一边问他: “有50岁的年纪了吧?” 他展开右手, 前后一翻, 说: “两个5。”

“两个5?” 我愣住。

“55岁。” 他哈哈一笑。

“看不出来。” 我有点不信。

“你看看我,” 他摊开双手, 上下比划起来。我认真打量他, 国字脸, 头发乌黑光滑, 说话声音响亮, 只是如昨天一样, 仍然坐着, 身体没有挪动。

我的目光往下打量, 突然定住了, 他的右小腿如树林般纤细。

他大概看出我的吃惊, 道: “我腿残疾了, 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

我说不出的话。

“从小得了小儿麻痹症, 家有在农村, 当时是挺艰难的。” 他停了停, 喝了口水, “那时候想读书, 但是没办法上学, 14岁的时候, 父亲把我托付给一个老鞋匠, 我就学做手艺。”

他放下手上活计, 接着说: “先在家乡江心洲做了15年, 再就进城了, 到现在已经26年。”

我轻问: “这么多年, 你怎样生活的呢?” 我的言下之意是他有没有成家。他立刻明白我的意思, 轻松地说: “年轻时在农村, 哪有女孩愿意嫁给我这样的人? 现在努力做手艺, 也积攒了点钱, 生活无忧, 一个人过惯了, 没有娶的念头了。”

他指了指铺子角落处, 是一个单头液化气灶, “我每天早上做八宝粥, 中午一菜一饭, 晚上下面条, 雷打不动!”

天色完全暗了, 街上的路灯不知何时亮了起来。我看时间不早, 说道: “周师傅, 你要做饭, 我不耽误你了。” 起身告辞。

“我担保这双鞋不会脱胶的, 如果有一丝脱胶, 我免费保修。” 他大声说。